

江蘇府縣志輯

中國地方志集成

增修甘泉縣志(二)

甘泉縣續志

中國地方志集成

江蘇府縣志輯 ④44

民國甘泉縣續志

光緒增修甘泉縣志(二)

江蘇古籍出版社 ● 上海書店 ● 巴蜀書社

責任編輯 薛飛
封面設計 范一辛

中國地方志集成

江蘇府縣志輯④④

出版 江蘇古籍出版社

(南京中央路一六五號)

印刷 上海市印刷七廠

發行 新華書店

上海發行所

定價 一七〇元

1991年6月第1版 1991年6月第1次印刷

ISBN 7-80519-258-8 / K·138

增修甘泉縣志卷十九

甘泉縣知縣吳鄂峙 張宏運 王熙泰 原纂

甘泉縣知縣陳觀國 揚州府教授李保泰續輯

甘泉縣知縣徐成敷 桂正華 朱公純 增訂

藝文志上

詔

漢順帝追褒廣陵太守張綱詔故廣陵太守張綱大臣之苗訓符統務正身導下址宣德信降集劇賊張嬰萬人息干戈之役濟蒸庶之困未升顯爵不幸早卒朕甚愍焉 兩漢詔令

增修甘泉縣志

卷十九

藝文

一

梁江淹柳僕射為南兖州詔門下河兗衝要維捍中畿司牧之任宜詳其授後將軍領軍新除尚書左僕射瀆陽郡國公世隆業體淹濟思情通敏功書王府績彰累任必能宣宏恩政威懷萬里雖哀毀頓而禮有權奪 江陵集

宋太祖建隆元年幸揚州詔朕以叛臣負國克黨嬰城勞將帥以征行救生靈之塗炭重念蒙犯霜露跋涉山川將親示於撫巡須暫離於京闕朕取今月內幸揚州凡所供須務令省約方期靜亂無至勞人餘依征澤潞詔書從事 宋史

又寬卹揚州詔王者伐罪弔民戡難既清於氛祲班師振旅推恩宜及於幽明朕親御六軍已平孤壘念丁民之力役冒矢石以捐軀或軍民曾被於脅從或部曲尚懷於反側俾遂來蘇之望爰行在宥之恩應揚州城下役夫內有死於矢石者人給絹三疋仍復其家三年長吏倍加安撫尸骸暴露者仍令使臣收瘞城內軍人及李重進元隨軍家口骨肉並無犯罪逃亡者聽於所在首身押來赴闕 同上

敕

唐憲宗條貫江淮銅鉛救錢賤貨物賤傷農害工權其輕

增修甘泉縣志

卷十九

藝文

二

重須有變通比者銅鉛無禁鼓鑄有妨其江淮諸州府收市銅鉛等先已令諸道知院官勾當緣令初下未盡頒行宜委諸道觀察等使與知院官切其勾當事畢日仍委鹽鐵使據所得數煩會聞奏 舊唐書

宋英宗治平四年罷揚州貢獻敕詔諸州貢物有一郡而歲三四至耗蠹民力莫不由斯令罷之揚州歲貢新茶一合藏薑五十罐亦罷 宋史

哲宗元祐七年賜知揚州蘇軾停征淮浙逋欠敕詔淮浙逋欠最多累歲灾荒人民流移相屬今淮南始得一麥淮西未保收成應淮南東西路諸般逋負不問新舊

有無官本並得與權住催理一年已有寬限者即依元降指揮同上

高宗建炎三年罷揚州等處土貢敕應天下土貢如金銀匹帛以供宗廟祭享之費用以贍內外官兵之請給不可闕者合依格起發外其餘土貢若揚州照子之類一切罷貢同上

策

漢武帝元狩六年封廣陵王策維六年四月乙巳皇帝使御史大夫湯廟立子胥為廣陵王曰於戲小子胥受茲赤社朕承祖考維稽古建爾國家封於南土世為漢

增修甘泉縣志

卷十九

藝文

三

藩輔古人有言曰大江之南五湖之間其人輕心揚州保疆三代要服不及以政於戲悉爾心戰戰兢兢乃惠乃順毋侗好佚毋邇宵人維法維則書曰臣不作威不作福靡有後羞於戲保國艾民可不敬與王其戒之史記

三王世家

制

唐憲宗元和十二年十月李鄴平章事制弼成庶政必屬於長才經制四方是資於碩望況參酌理本燮和化源苟非傑賢孰允斯任爰立爾德將諧具瞻淮南節度副大使知節度事管內度支營田觀察處置等使銀青

光祿大夫檢校尚書左僕射兼揚州大都督長史御史大夫上柱國江夏縣開國侯食邑一千戶李鄴性惟直

方器本宏固冲敏可以成務通明可以質疑懷匡主之忠規蘊經邦之達畧歷居雄鎮累服大僚臺閣藩方動流成式資為重望綽有餘才必能翼宣鴻猷導迎和祉是用徵拜陟於黃樞竭爾訏謨司我號令法期畫一俗俾康甯寅亮庶工屬在良撫爾其勤思至道以洽太和

戒之敬之往踐厥職可守門下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

事散官勳封如故

文苑英華

又王播平章事制宰相之制所以撫鎮國家出納王命

增修甘泉縣志

卷十九

藝文

四

弼亮刑政燮理陰陽為一人之股肱注四方之耳目僕射之職在於參贊萬務統率六官師長百寮總臨臺寺冠中朝之碩望為多士之具瞻其有久司利權累分闕寄位重邦教任隆臺堦爰因入覲之榮再賜登庸之命俾升鼎鉉用輟旌旄淮南節度副大使知節度事管內營田觀察處置臨海縣牧等使兼諸道鹽鐵轉運等使銀青光祿大夫檢校司徒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揚州大都督府長史上柱國太原縣開國男食邑七百戶王播知識精深機神敏達長才適於通變雅量得於寬明亟登將臺仍佩相印休聲早振於全蜀成績近著於維揚

山澤之貨無遺輸轉之資相繼用佐經費克彰忠勞朕
獲守宗祧君臨億兆尚賴匡救底於輯寧於戲爾有嘉
謨我求懿德將期納誨以及交修冀霖雨之濡能普被
於四海舟楫之利無專美於一方寵以端揆之榮仍茲
權筦之重往踐乃位汝其欽哉可尚書左僕射同中書
門下平章事依前充諸道鹽鐵轉運等使散官勳功如
故同上

南唐徐鉉馮延魯江都少尹制敕朝議郎行尚書虞部
員外郎武騎尉賜緋魚袋馮延魯頃者尹縣留都首變
田制克勤於事以利於人自歸朝行已踰周歲如聞眾

增修甘泉縣志

卷十九

藝文

五

庶未甚樂成矧彼浩穰所宜均一是用假爾亞尹往畢
舊功其在條理得中厚薄無撓俾乃比屋延遂所安至
於刑讞之繁亦以公平爲用務令稱職無忝加恩可以
本官判江都少尹公事

騎省集

表

北齊溫子昇爲廣陵王讓吏部尚書表假勢風雲非由
羽翮徒得推遷就僂俛當官會無辟雍議禮之名詎有
銅雀獻賦之敏而政本實繁司會尤切抑揚智地用舍
時流實當年之準的乃一世之權衡得其人則分職之
任隆非其才則曠官之失起

溫侍讀集

續志考正元魏封宗室廣陵王羽并不臨鎮但取
廣陵二字而已收入封爵內已屬附會溫子昇爲
作讓表尚在魏時未入北齊

唐蕭穎士爲揚州李長史作千秋節進毛龜表臣某言
臣聞在昔上皇之御極也則乎化有助嘉祥必臻故升
中於天而靈是格若夫出洛登壇青文丹甲之瑞王霸
以降遼哉夙乎不可得而聞已然其緬邈效藪威夷簡
牒與時而升降者亦往往而存未有含道德之純粹闡
祖宗之體命俛視千載潛通百靈允符祕祉若今之盛
者也伏惟皇帝陛下至誠允迪懸解自衷神有契而斯

增修甘泉縣志

卷十九

藝文

六

轉道惟深而不測故錙銖繁表寤寐胥庭七曜垂文則
乎言焯敘千秋表節則緣錯來儀以今月某日所部江
都縣崇虛觀講聖注道德經於乎元皇帝座隅有毛龜
出見翠毫金介爍日霏烟迹殊生育來緣感召應陛下
長靈之期符先聖谷神之妙知來藏往實見於茲休徵
委集萬方是幸手舞足蹈倍百恒情無任喜悅之至謹
奉表以聞

文苑英華

宋韓琦揚州謝上表臣某言伏蒙聖恩授臣資政殿學
士知揚州事已於四月五日到任訖臣謬參樞筦無補
聖明人言已騰君量猶恕祕殿之資甚寵廣陵之寄絕

優過爾被恩得無懷愧中謝伏念臣朴忠守道天賦難
移孤直任眞聖知有素常以親逢亨運早廁清塗不宜
因循以負驅策屢膺煩劇之任偶逃罷軟之譏自元昊
僭狂西陲震動乃承人乏薦領帥權雖無成功實盡死
節不意曲矜久次擢忝近司固讓莫諧竭愚思効凡陳
鄙意皆出至誠慮邊計則冒朋黨之疑斷國論則耻依
阿之說會檢人之肆忿窺時事以興誣爰從親葬之還
獲視篋書之謗既詳矯妄因得指陳願付宰樞示於臺
諫閱茲虛罔之狀卽驗中傷之情臣自以叨備臣鄰乃
來詆訾不可更塵重任有玷公朝尋伏私居乞行顯罷

增修甘泉縣志

卷十九

藝文

七

伏蒙尊號皇帝陛下察無他過尚錄舊勤深惟進退之
間必存堂陛之體俾兼美職出守便藩舟楫安流決旬
受署重念朝廷求治疆鄙僅窻臣內不能協贊籌帷精
講治平之策外不能周旋塞壘力營禦備之謀而乃宴
處名城坐尸厚俸庇親自足臨政少憂於臣身則粗安
在臣治則未報敢不導宣寬詔慰撫編氓米鹽之務必
親獄市之繁無擾士師當黜固枉道以弗爲卽墨免烹
諒毀人之終辨誓稟不渝之操仰酬惟睿之仁 安陽集
歐陽修揚州謝上表臣修言準樞密院遞到詔敕一道
伏蒙聖恩授臣起居舍人依前知制誥知揚州軍州事

已於今月二十二日赴任詎者貶所托身遽叨臨於督
府歲成無狀仍敘進于官聯被渥以優撫心增懼臣某
中謝伏念臣材非適用行輒違時徒知好古之勤自勵
匪躬之節悞蒙獎拔驟玷寵榮小器易盈固已宜於顛
覆盡言取禍仍多結於怨讐仰恃公朝臣雖自信在於
物理豈有不危矧利口之中人譬舍沙之射影謂時之
眾嫉者易爲力謂事之陰昧者易爲誣幸繁天聽之聰
終辨獄辭之濫苟此寃之獲雪雖永棄而猶甘況得善
地以長人享及親之厚祿坐安優逸未久歲時亟就易
於方州仍陟遷於秩序有以見聖君之意未嘗忘言事

增修甘泉縣志

卷十九

藝文

八

之臣孤拙獲全忠善者皆當感勵姦讒不効傾邪者可
使息心非惟愚臣獨以爲幸此蓋伏遇尊號皇帝陛下
乾坤覆載日月照臨察人常務於究情行賞必思於有
勸致茲恩典施及儒庸誓堅終始之心少答生成之道
居士集
劉敞揚州謝上表一介之材善無所取千里之地任爲
不輕仰戴恩華退增慚懼臣聞事上之行莫若愛君而
愛君之臣莫重去國汲黯遺言李息望之致意本朝古
今美談賢哲餘事況臣本以薄技邁茲昌辰幸得出入
周衛之中優游侍從之末持橐簪筆庶乎寡尤劍佩錯

衡足以自効豈其輕去嚴密之地偷得便安之私蓋引
嫌避親中外著令因事補吏朝廷通規幸蒙賜可之書
殆殊共治之選伏遇皇帝陛下天度容物聖資盡人揆
其忠誠非有違象魏之意察其淺識猶足寄民社之安
沛然德音委以符竹敢不勤恤人隱奉宣上恩自飾固
陋之心庶幾樂易之政

公是先生集

文

宋李曾伯淮東制府簽廳議堂上梁文淮海殿邦偉軍
中之元帥藩垣建幕來天下之羣英聿觀棟宇之新始
覺履簪之盛某官輟絲紫橐來建青油蚤從四方之游

增修甘泉縣志

卷十九

藝文

九

幾環轍迹徧作諸侯之客屢傍人門飽諳出塞之吟慣

識從軍之樂今乃總貔貅之戍是以隆羔雁之儀眷陝

東西責任之方兼非洛南北人才而孰任緬懷故老主

賓魏國之舊游尚友前修文字樊川之重見對此月柝

燈棊之談笑與夫雪裘風檄之勤勞雖多贊幕以持麾

或已聯鑣而向闕假途於是傳舍覩之然而賓蓋續紛

議堂湫隘豈以定遠懷歸之際不爲叔孫必葺之圖大

宋小柄輪奐美哉後勁前茅規模遠矣突兀見眼前之

屋周旋運掌上之圖共濟其間相觀而善巡簷索笑不

妨訪東閣之梅花倚檻揮毫要復見平山之楊柳輒陳

韻語以相斲聲 拋梁東樽俎從容可折衝一把平安

傳夕燧邊無牧馬與彎弓 拋梁西畫棟參天萬象低

須信眾思能用蜀豈徒三寸可降齊 拋梁南畫水清

油足笑談毋翫池荷從水泛要培亭竹與雲參 拋梁

北將見呼韓來上國一朝露布清書傳指日銅駝出荆

棘 拋梁上檄筆如飛光萬丈鸞臺鳳閣由此升何止

區區舍人樣 拋梁下燕語清風新賀慶長安二月花

正濃得意歸來上金馬 伏願上梁之後皇威清海岱

萬宇昇平幕府省書文一堂整暇贊席上過師之畧收

碁邊破敵之功道誼交符有綠水紅蕖之樂勳名鼎盛

增修甘泉縣志

卷十九

藝文

十

驗赤雲黃色之祥

可齋雜稿

方岳淮東制司儀門上梁文揚州都督府表裏江淮制

柵小朝廷鎮安夷夏乃考臺門之典禮重新戟衛之威

儀雲麗崇閣春生列棨時則捷羽連飛於凱奏綸函誕

布於恩言嘉我盡臣進班端相偉棟梁之倚重適梓匠

之落成神旗豹尾而長魏師增煥古邦君之制瑀戈隼

旗而靈涇俗有嚴大元帥之居咨爾戟神聽茲輿頌

東東華瑞色曉瞳矐無雙花對無雙士暖入春皇一信

風 西西平有子氣虹霓新塘煙草東京觀欲與平山

一樣齊 南南面垂裳萬化覃兵祲已清淮左右君王

咸五更登三 北北虜何勞戎馬力待取鯨鯢瀚海清
萬里車書今混一 上上界星辰開治象兩兩台符夾
泰階夜草黃麻拜端相 下下眎靈臺雲閣畫戟衛重
新漢舊儀耽耽氣象傳夷夏 伏願上樑之後榮戟風
清塞垣塵靜江關萬里重開有宋之乾坤文軌一家盡
沐吾皇之雨露相茲同德悉底不平 秋崖集

方岳揚州勸農文乃二月壬寅守廣陵趙某誕進其州
之父老而告之曰淮海惟揚州厥土惟塗泥厥田惟下
下矧廣陵越在邊圉曩則亦有釋騷以患吾父老荒而
敷苗用不遑於厥家爾父子兄弟亦惟艱哉今天寶祐

增修甘泉縣志 卷十九 藝文 七

我宋歲仍大熟有逋度劉宵遁窮北爾父老其修乃疆
畝濬乃澮洫簡乃錢鏹穀乃鋤耒無敢不良以敬返天
之大豐美守閔再寒暑罔不一念在爾民東作俶興用
咨爾一二父兄惟田里熙熙以躋泰和時則有豐年毋
訟惟仰父俯子勤勞於厥躬時則有豐年毋游惟不滯
於非葵以愒乃心時則有豐年毋博惟不狎於甲兵以
寧爾婦子時則有豐年毋狠惟爾一二父兄念哉其無
歎 同上
又捍邊所以衛農也淮左東盡漣海北控宋永幸無一
塵之驚而寇戎自西而東擾我疆圉俾爾父兄子弟蕩

析流離竊爲爾農痛之故凡安集勞來無敢不盡其心
民徙則官賑廩焉牛饑則官予芻焉此爾農所知也今
茲寇以敗遁而東作興矣爾其歸而田里葺爾室廬簡
而鋤耒正而疆畝以修稼事有欲給種者給之貸之爾
毋憚以告我 同上

奏疏

宋范仲淹議弛鹽禁疏畧鹽稅之入但分減商賈之利
耳行於商賈未甚有害也今國用未減歲入不可闕既
不取之於山澤及商賈須取之於農與其害農孰若取
之於商賈爲今計莫若先省國用國用有餘當先寬賦

增修甘泉縣志 卷十九 藝文 七

役然後及商賈弛禁非所先也 文正公集
歐陽修論救賑江淮饑民劄子臣伏見近出內庫金帛
賜陝西以救饑民風聞江淮以南今春大旱至有井泉
枯竭牛畜病死雞犬不存之處九農失業民庶嗷嗷然
未聞朝廷有所存卹陛下至仁至聖愛民愛物之心無
所不至但患遠方疾苦未達天聰苟有所聞必須留意
下民疾苦臣職當言且江淮之間去年王倫蹂踐之後
人戶不安生業倫賊殄滅瘡痍未復而繼以飛蝗自秋
至春三時亢旱今東作已動而雨澤未霑此月不雨則
終年無望又加近年以來省司屢令南方歛率錢貫而

轉運使等多方刻剝以貢羨餘江淮之民上被天災下苦賊盜內應省司之重歛外遭運使之誅求比於他方被苦尤甚今若不加存卹將來繼以凶荒則饑民之與疲怨者相呼而起其患不比王倫等偶然狂叛之賊也臣以爲民怨已久民疲可哀因其甚困宜速加惠不惟消弭盜賊之患兼可以悅其疲怨之心伏望聖慈特遣一二使臣分詣江淮名山祈禱雨澤仍下轉運并州縣各令具逐處亢旱次第奏聞及一面多方擘畫賑濟窮民無致失時以生後患取進止

居士集

蘇軾乞免追理揚州積欠疏畧方今民荷寬政無他疾

增修甘泉縣志

卷十九

藝文

三

苦但爲積欠所壓臣檢察本州積欠一曰敗闕場務二曰元祐二年大赦已前欠負蠶鹽和買青苗錢物三曰買撲場務少欠課利估納抵產入官四曰元祐元年登極赦書見欠丁口鹽錢及博絹米和預買絹等五曰欠市易錢六曰諸色欠負並乞依元祐赦住催理內人戶拖欠兩稅非災傷倚閣者亦分二年作四料送納未足而遇災傷者亦許住理六月

蘇文忠公集

又乞令揚州稅務免收糧綱稅錢奏畧本州糧綱稅錢每歲不過收錢一千六百貫淮南一路言之眞揚高郵楚泗六州所得不過萬緡而所在稅務專攔因金部轉

運司許令點檢邀難乞取十倍於官遂至綱梢皆窮困骨立亦無復富商大賈肯以貨物委令擔載專仰攘取官米無復限量是金部與轉運司違例刻剝得糧綱稅錢一萬而令朝廷失陷綱運米三十餘萬石今若依編勅施行不惟綱米可免欠折而商賈彙集於京師回路物貨無由復入空綱攬載所獲商稅必倍矣

同上

又辯倉法劄子臣竊謂倉法者一時權宜指揮天下之所駭古今之所無聖代之猛政也自陛下卽位首寬此法但其間有要劇之司胥吏仰重祿爲生者朝廷不欲遽奪其請受故且因循至今蓋不得已而存留非謂此

增修甘泉縣志

卷十九

藝文

四

猛政可恃而爲治也自有刑罰以來皆稱罪立法譬之權衡輕重相報未有百姓造銖兩之罪而人主報以鈞石之刑也今倉法不滿百錢入徒滿十貫刺配沙門島豈非以鈞石報銖兩乎天道報應不可欺罔當非社稷之利凡爲臣子皆當爲陛下重惜此事豈可以小小利害而輕爲之哉臣竊見倉法已罷者如轉運提刑司人吏之類近日稍稍復行若監司得人胥吏誰敢作過苦不得人雖行軍令作過愈甚今執政不留意於選擇監司而獨行倉法是謂此法可恃以爲治也耶今者又令眞揚楚泗轉般倉劄子行倉法綱運敗壞執政終不肯

選擇一強明發運使以辦集其事但信倉部小吏妄有陳情便行倉法臣所未喻也今來所奏只是申明元祐編敕不過歲捐轉運司違法所收糧綱稅錢一萬貫而能六百萬石士供斛斛不大失陷又能全活六路綱楸數千牽駕兵士數萬人免陷深刑而押綱人員使臣數百人保全身計以至商賈通行京師富庶事理明甚無可疑者但恐執政不樂臣以疏外輒議已行之政必須御送戶部或卻令本路監司相度多方沮難決無行理臣才術短淺老病日侵常恐大恩不報銜恨入地故貪及未死之間時進瞽言但以上益聖德下濟蒼生者

增修甘泉縣志 卷十九 藝文 五

臣雖以此得罪萬死無悔若陛下以臣言爲是即乞將此劄子留中省覽特發德音主張施行若以臣言爲妄即乞並此劄子降出議臣之罪取進止 同上
李及乞罷揚州貢薑奏畧揚州進貢第二限糟薑赴六尚貢奉庫今六尚局已廢所進非祖宗朝貢額乞止絕諸路如有似此果木口味之類非祖宗原額乞降指揮更不起發 宋史
鼂公武請展免上供米麥等錢及放免二稅奏本路節次承准指揮將人戶稅賦已展免其合發上供諸色窠名等錢斛亦蒙朝廷節次全行放免至乾道六年分上

供錢縣進奉天申節銀大豐銀絹等並經總制等窠名錢承降指揮以三分爲率起發存留二分應付本州袞同係省支遣其餘銀物斛斛隨稅色放免所有乾道七年分合發前項上供諸色窠名錢物斛斛若是全行起發委是椿辦不前兼管屬江都泰興人戶今年所種稻麥各是蟲傷旱澇及遭疫死耕牛稍多若自乾道七年夏料爲頭起理人戶二稅委是難以輸納竊恐未稱朝廷寬卹之意望許令本州且依遞年體例將合發上件錢進奉聖節銀等土貢物色坊場等錢以三分爲率蠲免二分仍舊起發一分外其餘合發年額上供米麥等

增修甘泉縣志 卷十九 藝文 六

錢乞賜全令展免應付本州袞同係省支遣及二稅亦乞放免三二年庶幾少寬民力使荒殘州郡少可支吾 同上
張浚論車駕不可久駐維揚疏畧近日軍民論議紛然彼得借口爲說者蓋二帝遠在沙漠而陛下乃與六宮端居於此何怪人之竊議願明降睿旨以車駕不爲久駐維揚之計曉諭軍民仍乞朝廷先措六宮定居之地然後陛下以一身巡幸四方規恢遠圖 張魏公集
國朝李宗孔請革鳳米收兌之弊疏題爲敬陳鳳米收兌之弊實爲兵民大害請乞卽行改革以免兵民交困

事臣查江南廬鳳淮揚四府州縣有鳳米一項設立戶部徵收原故明時爲守鳳陽陵寢之兵而設也我

朝龍興守陵之兵久已戍汰其鳳米改作兵米自應各府

兵丁就便領放乃鳳陽留守衛運軍行月二糧仍照舊設立監督司官駐劄鳳陽徵收其他府州縣徵解鳳米

臣不具論如江都縣每年額徵鳳米五千餘石解鳳倉

二千一百三十八石解淮倉二千八百餘石其支給揚

營狼山各營官兵之米俱在此內鳳陽距江都陸路五

百里而遙水路由洪澤太湖將及千里解米員役無論

有湖河風濤之險而鳳米一石則水脚銀四錢六分

增修甘泉縣志 卷十九 藝文 七

耗米加二是鳳米一項歲費民力千有餘金不止其解

淮倉米每石水脚銀二錢四分耗米加一淮安距江都

水路三百里而遙是淮米一項歲費民亦千金不止此

皆僱船僱夫交兌使費而催米駝米守候批迴之費尙

不計焉及支給兵米如狼山營距淮安則八百餘里距

鳳陽則八九百里官兵領米又費往來脚費盤費領米

一石實惠不得五斗足此項鳳米竭民之力領之兩倉

民多解米之費兵有饋米之苦兵民交困江都一縣如

此其他府州縣可知矣向來議格而不行者以上下衙

門戀戀於陋規使費而不能舍也今幸

皇上簡用總漕樊絕風清正在此時伏乞

皇上敕下總漕從長計算合無將揚屬鳳米儘兌揚州各營就

近官兵淮安鳳米儘兌淮安各營就近官兵廬州亦然

其鳳屬鳳米儘給運軍行月二糧其四府之米儘兌官

兵運軍外所餘之米亦無幾矣應改折色或兌本處兵

餉或解藩庫支銷如此則地方民無煩費兵得實米夙

弊永革咸頌

皇仁無既矣抑臣更有請者徐德臨各倉其間軍民交困臣之

所聞亦多類此并

救督漕撫諸臣悉心釐正所關非淺也

增修甘泉縣志 卷十九 藝文 六

許承宣請禁額外賦稅疏題爲請禁賦外之賦差外之

差關外之關稅外之稅以蘇民困以拯商病事竊惟天

下之大無踰四民民之雋秀者爲士士僅處什之一耳

而農與商賈則大半天下農有田則有賦有賦則有差

商賈有貨則設關以稽之設稅以斂之此自古以來之

常法聖王所不廢也而今日之農不苦於賦而苦於賦

外之賦不苦於差而苦於差外之差何謂賦外之賦卽

如江南揚州府屬

國家正賦每畝二錢四分五釐零田有高下約數畝折

一畝每畝納銀不過四五分其取之民者固有定例矣

今也不然船廠炮廠須用鐵則賦築河隄須用夯木則賦決口捲埽須用稻草則賦下椿須用柳則賦絮埽須用白麻則賦夫民以其土之所有爲上用猶易辦耳若採鐵於不出鐵之鄉責麻於不產麻之地旱暵草枯水涸木壞徒肆苛索賦費緡錢或倍價以相鬻或乾折以倖免歲凡數供泊呼不應此苦於賦外之賦也何謂差外之差

國家賦役全書定爲經制是賦之中已兼有役今臣見揚州府江都縣每成一里貼淺夫工食銀二十四兩則田已役其二矣頃河流潰決復按畝起夫則田已役其

增修甘泉縣志 卷十九 藝文 九

三矣挑河夫之外又有幫工夫則田已役其四矣四役之不已而又有謂莊差莊差者取之耕田之窮農也農夫代人出力以耕田其所耕之田卽里地起差之田也在里地起差者此田今起莊差者亦此田卽令田係農夫所自有而田亦在里地起差之內若更加以莊差不一田而二差也哉自莊差之名一設則有供土船之害有供籬土土基之害有供車輛之害賣妻鬻女尙不足以應其求剝膚提筋惟恐不獲終其役嗟此疲勞苦瘁之民卽我

皇上捐賑嗷哺之民也差一及身進無以邀廩餼退不能就粥

糜有轉死溝壑已耳此苦於差外之差也今日之商賈不苦於關而苦於關外之關不苦於稅而苦於稅外之稅何謂關外之關

國家設關通天下凡十三處皆相隔三四百里然後有關所以明禁網疏濶不欲多爲之制以妨商旅也又定例船不抵關貨不抽稅料亦如之自有攢典之設而各踞口隘橫行村落處處皆關則處處有稅與料矣順治十八年臺臣鄭爲光具疏極陳攢典之害奉

旨裁革然攢典之名去而攢典之實猶存監督諸臣借查稅名色私用家人及書役散布各方重抽稅料夫果在通

增修甘泉縣志 卷十九 藝文 三

江濱海之處扼守隘口猶可也已非朝廷務存寬大不尙煩苛之意況近數十里間又無旁港支河而可多設私人以茲擾害乎卽如揚有揚關淮有淮關其中一線漕隄有何滲漏而於邵伯一鎮必又加攔阻夫邵伯乃商賈卸載之地自南而北者揚關稅之自北而南者淮關稅之已稅之貨已稅之船則可聽其所之矣而所以攔阻者將禁其不入內地乎將令其騰聚一隅而不散而之州縣乎無非留難捐索重重剝徵是咫尺不百里之關而再稅也近聞濟墅關於無錫地方亦私立老人關置設水柵欄截河干又用兩檣快船

遍歷鄉村晝夜巡邏遇物索詐稍不遂意捏指漏稅報官其他賭博所未及者何可殫述商賈舉足羅網移步觸禁莫施徵貴徵賤之智徒履左顧右顧之憂風雨停楫而傷心衣囊質錢以輸稅此苦於關外之關也何謂稅外之稅

國家立關有稅貨之關有抽料之關大小各有定制輕重悉載成書順治二年奉

旨

凡民間米麥稅課概行禁革今則農船小艇一米一豆莫

不徵稅甚至鄉民驢背肩挑不免悉索又有貨本無多而所稅之數反過其本數倍至願棄其貨以逃而不可

增修甘泉縣志

卷十九

藝文

三

得此甚可憫也若船料各關不同如揚州關滿料不過二兩六錢七分濟甯關滿料不過十兩五錢今正數一倍納至四五倍而於正數之外又名日加倉一倉至十倉聽其增益莫敢誰何夫船料則固有經制矣加倉之說何自來也且既稅船則不稅貨而又有落地之稅有寄鈔之稅是兼船與貨而兩稅之此苦於稅外之稅也伏讀康熙十八年十二月

恩詔

一欸各處關差將不應納稅之物額外橫徵差役四出把

守關隘擾害商民者該部嚴行察禁一有發覺從重治罪仰見

聖慮淵微無遐不囑又屢經部議凡濫派小民錢糧差徭俱有

處分即督撫亦會行文申飭不啻再三而積習難破病竇日深若非

天語重申何能諸弊悉革伏乞

救下督撫嚴飭各府州縣及各關監督務使賦外之賦差外之

差關外之關稅外之稅概行禁止勒石立碑於通衢縱不能盡繩已往猶可永戒將來庶農民無困敝之憂商旅有貿易之便矣 雍正江都縣志

書

宋鄒浩上王左丞書伏聞左丞由建康移鎮維揚客有

增修甘泉縣志

卷十九

藝文

三

知浩詳愛浩至者前揖而賀曰子之父前此二十年爲池州貴池縣主簿今左丞王公方抑首於其州之掾曹分朋好也視同僚爲特厚子今乃獲指令於公之節鉞下公將善必子稱罪必子宥庇子不淺矣浩竊應之曰客雖不浩賀浩固已自賀若不勝者但非客之所謂也夫揚爲東南一都會類官萃四方之學者日暮講習紛如他州所設師儒悉皆命自朝廷朝廷非不倦也刺史更加意焉齋威俛首接之而厚其儀養之而厚其財以風動一方之俗使勇發而爲善父誠其子兄詔其弟婦勉其夫長帥其勳朋友相切偲而不怠以承嘉惠以稱

盛德賢能成器惟恐不先冥頑悛惡惟恐居後則民之
化之或觀或感浸尋乎仁義廉耻之風而黃堂日以無
事矣記曰化民成俗其必由學此之謂也揚之建學爲
日固久刺史加意於此者遠則惟魏國韓公嘗增其田
疇近則惟秀國陳公嘗新棟宇其鉅公名卿由廊廟侍
從之貴擁節鉞而鎮是邦相踵也或以此爲不亟之務
而莫之誰何或有其意而車未停驂坐未暖席遽被命
去而不得爲是以曠數十年間無與陳韓二公並者況
欲紹復魯僖蜀文之盛乎是可爲太息也浩聞王公之
賢小之剖符守一州而一州享其利大之輔佐理四海

增修甘泉縣志

卷十九

藝文

三

而四海受其賜談士頌之文士紀之志士畏慕而法之
今其來也必舉化民成俗之言紹復魯僖蜀文之盛不
俾韓陳二公擅美譽於無窮浩之自賀實在於此非客
之所謂也客曰然僕固失之子亦未爲得也子不聞王
公之爲人乎處艱劇如簡易臨倉皇如平日才至大也
事無纖而不該理無幽而不燭識至明也彼方戢舌而
獨抗其議彼方縮手而獨致其身氣至剛也與六合而
爭衡納萬物而猶裕量至廣也爲小官時已如此矣譬
松柏纔拱把而礪柯節操已有高聳千尋大合百圍之
勢識者率以宰輔目焉至其尹上京而登政府也辨匿

姓之書而全百千之命於危疑之際止徙墓之請而安
億萬之魂於冥漠之間以至寬市易之逋措曲獄之刑
下膏澤於旱暵可憂之時排姦邪於根本難拔之地其
他益不可以悉數是其才識氣量能使普天之下無一
夫不獲者明效已匪朝伊夕入秉鴻鈞弼亮聖主道隆
時雍其又將不止於是豈區區於一類宮哉況督府千
里之內官吏待之而裕其職業農夫待之而裕其耕耨
百工斲削商旅代之而裕阜通非特類宮之士願深而
望切焉子之所言何異楚人亡弓楚人得之猶有楚國
之限者也浩竊復曰客前之所賀浩者出於私情故專

增修甘泉縣志

卷十九

藝文

三

在一身而遺類宮後之所以闕浩者歸於公議故博及
天下而畧類宮浩雖鄙人亦粗曉於斯二者獨以類宮
爲言則庶幾所謂思不可出其位之意也孟子謂公孫
丑曰子誠齊人也知管仲晏子而已矣浩承乏於揚之
類宮者也知類宮而已矣不亦可乎客既退浩因記其
言今綴書以叩將命者恭惟知府左丞資政矜其愚而
恕其罪不獨浩之幸也一方多士之幸也浩屬以職賤
拘文不敢越境外謹遣諸生持書前迎台旃于冒鈞嚴
浩無任背汗肌栗之至

明王良荅林子仁書

揚州守劉愛山託于仁召見心齋先生故有此荅

道齋集

續志考正王良係秦州人與甘泉無涉其中贈送太守之文亦非邑志當載

來書謂府尊以禮來召賤疾不能行當以禮辭用上敬下用下敬上其義一也又何不可哉禮聞來學未聞往教致師而學則學者不誠矣往教則教不立矣皆不足以知至尊者道也昔昔公山佛肸召子尚欲往而況其以上者乎欲往者與人欲善之誠也終不往者以其爲善不誠也使其誠能爲善則當求於我又何以召言哉是故天子不召師而況其以下者乎不往是不仁也必往是不智也於此可以觀道之精也

心齋先生全篇

增修甘泉縣志

卷十九

藝文

壹

國朝雷士俊上江都歐陽公論救荒書二月三日揚州府儒學廩膳生員雷士俊再拜獻書師臺執事士俊前日出新城之門外見死尸遍野饑民六七成羣體瘠膚枯氣息奄奄待死士俊足之所偶到如此縣之四境大抵然矣聞之父老此等之慘揚州所未嘗有自喜身未遇時無一邑之責雖餓死者以千萬計哀憐嗟嘆而已如秦人之於越人恬無與已事因念今之爲民父母者不知孜孜圖圖而無能辦歟抑諉乎天菑而處之宴然歟但爲民之父母而覩其赤子輾轉溝渠如此何以爲心士俊聞陝西河南諸省米之極貴者斗至銀一兩餘今

江都米雖貴纔斗二錢有奇而已江都之米直僅陝西河南諸省十之二是陝西河南諸省斗米之直可以得江都之米五斗江都於今天下未爲甚荒矣而民之餓死不殊陝西河南諸省者緣江都多富商巨賈民以未作依之而生一日所獲雖侈祇供一日酒肉兼之土號沃壤間苦歉僅亦無大稔小民習以爲常家鮮升合之積倉卒遇此歲荒金低粟昂生業輒較前倍艱并累日所致之金不足支一飽之粟其斂手而斃無足怪者古三年耕有一年之食以三十年通之雖有凶旱水溢民無菜色舊制設豫備倉以民之有餘者藏於倉三年之

增修甘泉縣志

卷十九

藝文

貳

內須足一年之費事與古同而增糴減糶誠爲民便今廢弛已久有司竟不修舉有倉而無穀或有穀而不以濟民雖以濟民亦甚寡少而於民無毫釐之益思患豫防之策今言之無及矣害至而救獨有賑粥可以暫拯民於死此師臺所諳諳勸諭富民之金冒怨謗而爲之者乃今踰月而賑粥又已停罷聞之道路撫按憂遠方就食者相聚爲亂有牌以指揮之而止江都之民素無升合之積而豫備倉久已廢弛當此荒歲恃粥以延須臾之命而賑粥又止則民之死也必矣師臺豈得坐而聽之夫賑粥本可不至亂撫按未知深察今所慮於

民之爲亂者遠方之姦宄假充饑民以就食者也若地著之民果欲爲亂雖無賑粥能不爲亂乎今地著之民無食而願食粥者書其姓名於籍而按籍以給遠方饑民就食者稽其人之數而給以自今至麥熟若干爲粥之米使散居近地嚴加譏察而重受者有罪如此民庶不至於死亦無姦宄乘數相聚爲亂之患此亦旦夕苟且之計俟年稍豐熟歛官私之貲倣李愷耿壽昌之法視年上下增糴減糴使雖遇水旱穀價不至騰踴民免於饑以無虛舊制設豫備倉之意當國用匱乏之際而讓此嫌於迂闊然斟酌變通自有調度不至虧損官私

增修甘泉縣志

卷十九

藝文

毛

其詳非一言可盡當別爲調畫以進士俊讀聖賢之書歷考夫秦漢以來文章本末源流之故而於斯世之務耻有所不通樂觀古人察吏理財安邊寧邦卓然可稱者而師臺經學爲天下所推宰江都數載心無一事不切於民士俊願見而未見者也故敢獻其芻蕘之識亦有可採否也竇犯威尊不勝惶恐

艾陵文鈔

啟

唐羅隱謝江都鄭長官啟長官鏤筆才清探驪價重因循世態放蕩宦游劇談以雞肋況時偶對以馬曹當職而自黃塵北犯翠輦南巡張掾投簪雖離齊邸陶公染

翰本慟晉朝於半郊半郭之中有一詠一觴之趣爲謀甚逸所得何多芳草遠山纔供掇拾晴暘媚景別受指揮登臨則光祿寒山悲歎則雍邱明月憑何徑隧遠此津涯某海曲迷聲壽陵忘步蛇虛畫足鴟不中心將風霜委地之姿值兵革滔天之日正平刺滅屢窘與臺叔夜燈殘頻逢鬼魅梁苑之舊遊永已鄴都之作者寂然豈謂長官獨好斯文仍留散地身絃久絕秦缶增慚那言吾道陵遲猶見騷人風骨牽牛不暇希驥莫從輒敢効彼蠅頭騰於魚網保持所切已高黃絹之名傳寫可知旋長烏絲之價謹啟

羅昭諫集

增修甘泉縣志

卷十九

藝文

天

對

漢董仲舒粵有三仁對江都王問仲舒曰越王勾踐與大夫泄庸種蠡謀伐吳遂滅之孔子稱殷有三仁寡人亦以爲越有三仁桓公決疑於管仲寡人決疑於君仲舒對曰臣愚不足以奉大對聞昔者魯君問柳下惠吾欲伐齊何如柳下惠曰不可歸而有憂色曰吾聞伐國不問仁人此言何爲至於我哉徒見問耳且猶羞之況設詐以伐吳乎由此言之越本無一仁夫仁者正其誼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是以仲尼之門五尺之童羞稱五伯爲其先詐力而後仁誼也苟爲詐而已故不